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

好 / 读 / 书

读 / 好 / 书

□美编：颜鹏莉

上世纪80年代，钱锺书曾给一位学者写信：“弟素不肯为人作序，世所共知，兹特为兄破例，聊示微意。”据说，这是钱锺书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为人作序。几十年后，这位学者新书出版，钱锺书的夫人、近百岁高龄的杨绛，在身体诸多不便的情况下，欣然答应为其亲笔写序。

能让钱锺书夫妇如此敬重的人叫钟叔河，他是出版人、学者。最近，钟叔河亮相文化访谈节目。这位91岁的老者操着一口湖南普通话，透彻地谈论问题，准确地回忆过往。在视频弹幕中，不少人表示“看到流泪”。钟叔河一生坎坷，但始终爱读书，阅读涵养了他的独立思想，也促成他留给人们许多佳作。

□李东



## 钟叔河：在阅读中走向世界

### 偶像的来信

1931年钟叔河生于湖南，由于战乱动荡，他11岁才进学校。不过，他很早就喜欢读书。

钟叔河的父亲叫钟昌言，是中国最后一届考八股文的秀才，也是最早进入梁启超所办“时务学堂”的新式学生，他的同学包括蔡锷、范源濂、杨树达等名人。钟昌言认为自己不算成功人士，于是把希望寄托在钟叔河身上：“你要比我有成就，要多读点书，不能像我一样毫无成就。”

1937年，抗战全面爆发，本该上小学的钟叔河，随母亲回平江老家避难。由于换了新环境，周围都是陌生人，读书便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。康有为的《十一国游记》、梁启超的《新大陆游记》，乃至《史记》《左传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，都让他手不释卷。

1949年，18岁的钟叔河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憧憬，他少时的愿望是考北京大学，学考古或地理。然而多重叠合的偶然下，他报考了长沙的“新闻干部训练班”，出色的写作功底让他脱颖而出，随后被刚成立不久的《新湖南报》录用，做起了文字工作。

1957年，钟叔河被卷入了政治运动的风潮，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39岁时又被判刑入狱，处境令人唏嘘。而那段时间，恰恰是钟叔河读书最多的时候，《二十四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、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等，伴随他度过了艰难岁月。

借不到书，钟叔河就去废书报收购店里买低价的旧书报。读到一本署名周遐寿翻译的《希腊的神与英雄》时，他看到里面神的译名与以前读到的不同，就给出版该书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写了一封信，问为什么要换那些译名。不久，出版社转给他一封信，是周作人写的，他这才知道，周遐寿就是周作人。

早在学生时代，钟叔河就喜欢周作人的文章。1963年，钟叔河整日忙着拖板车，闲暇之余，他读遍了能够买到的所有周作人的书。偶像给一个素不相识的湖南青年写信解答，这令钟叔河受宠若惊。

他喜出望外，马上回信。没有钱买像样的纸笔，他只好到附近小店买了“一分钱两张的极薄的一面粗一面光，上面印着红色横线的‘材料纸’，一支一角二分钱的毛笔和一小瓶墨汁”。

暗淡的灯光下，钟叔河写道：“二十余年来，我在这小城市中，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，凡是能寻到的，无不用心地读，而且都爱不能释。我一直以为，先生文章的真价值，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，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有的态度，那就是诚实的态度：对自己、对生活、对艺术、对人生，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，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，都能够诚实地、冷静地，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，去讲，去想，去写……”

最后，他写道：“假如先生手边尚有存留的文集，无论旧印新刊，能够赐寄一册，那就足以使我欢喜万分了。此外，求先生为我写一条幅，字句



岳麓书社出版，钟叔河主编的“走向世界”丛书合订集

就用先生无论哪一首诗都好。先生最喜欢的蔼理斯的那一段话，用在这里也许适合，就请先生把它当作交给别人的一支火把亦可耳。”

很快，周作人的回信到了。信中说：“需要拙书已写好寄上，唯不拟写格言之属，却抄了两首最诙谐的打油诗，以博一笑。”随信寄来的，是一本新出版的《伊索寓言》。后来，周作人又寄来一幅字，写的是他的自题诗《丙戌杂诗·文字》。

### “走向世界”

别人是“四十不惑”，钟叔河的事业，从48岁才真正开始。1979年，平反昭雪的钟叔河经人推荐，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，做了一名编辑，再度和文字打起交道。很快，他就策划推出了让他一炮而红的“走向世界”丛书。

“走向世界”丛书，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极有影响的一套丛书，先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出版，总编均为钟叔河，主要收集了1911年以前中国人出使、考察、游历西方各国的记录。

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，丰富物质和精神生活，各国人民都做过许多贡献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：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，也就是它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。要学习，先得了解，于是林则徐编了《四洲志》，魏源编了《海国图志》。林、魏之后，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，到欧美日本去学习、访问和工作，这其中包括容闳、王韬、郭嵩焘、黄遵宪和严复等人，他们留下了丰富的随笔著作。

“走向世界”丛书的选题源自钟叔河的阅读积累。在社会底层辗转谋生，甚至身陷囹圄的20多年中，钟叔河浏览过近200种晚清人物考察西方的著述。他进入出版社的第一个选题，就是想从这些晚清古籍中，选取100种出版，把晚清的官员、士大夫、商人记录下来的，第一次遇到西方世界的火轮船、德律风（电话）、巴力门（国会）等现代事物的经历与思考介绍给广大读者，以纪念这些先行者，启迪后来人。

这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。钟叔河先请人抄录这些古籍，然后亲自校对、注释，从发稿到付印，都是他一个人来做。由于是第一次编书，那些编

“敏感人物”周作人的《知堂书话》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新书。钟叔河感慨地说：“我拖板车时，他给我回信，给我寄书，看得起我。我如今来编印他的书，也算是‘士酬知己’吧。”在此基础上，钟叔河又出版了14卷本、近700万字的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。

《曾国藩全集》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成为中国出版界“开新风”的大手笔，晚年的钟叔河，又因一本小书《念楼学短》“圈粉”不少年轻人。

起初，《念楼学短》是钟叔河为了培养外孙女的文言文兴趣而编撰的。所谓“念楼”，是因为钟叔河住在长沙市一栋并不出奇的高层住宅楼里，这里的20层，就是钟叔河的“念楼”，“念楼者，即廿楼，亦即二十楼也”。所谓“学短”，是要从古人的文章中学写作之精妙、学知识之广博、学道理之深入浅出。钟叔河说：“古文最简约，少废话，这是老祖宗的一项特长，不应该轻易丢掉。”

《念楼学短》共收530篇经典古文，内容涵盖了四书五经、笔记小说、序文题跋、文论诗话、名人酬唱，每篇古文都在百字以内。这些文章一开始发表在报纸上，20年的时间过去，集结成册。每篇文章的体例都是固定的，包含文言文“学其短”、白话翻译“念楼读”和评批“念楼曰”。

钟叔河认为，“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”。“我们在学习英文的时候，会强调在掌握沟通能力的同时，学习西方的文化。作为炎黄子孙，我们学习古文，不应该仅仅学习字词的意思，更应该深入其中，探寻古文背后的文化传统，不然，那就是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。”所以，在《念楼学短》中，无论是白话翻译、批语，他都不止于对原文的逐字今译，而是结合历史文化背景，帮助读者理解文章内涵，发表自己的观点。

《念楼学短》出版后，被称为现代“百字版的《古文观止》”，当时已经90多岁的杨绛为之作序，大加赞赏，用四个“好”来形容：选题好，翻译的白话好，注释好，批语好。

尽管如今已是九十多岁高龄，钟叔河并没有停止阅读、写作、思考。在一次接受采访时，他曾言：“如果我的生命还允许，我将来会写一本书，就叫《我的故事》，就一个一个故事写，而且不管我的生命何时结束，写出来的都可以发表，一边写一边可以发表，随时可以中断。”

### 学短而情长

一炮打响后，钟叔河又提出出版曾国藩大全集。十几岁时，他就读过《曾国藩家书》，对曾国藩超凡的能力、道德观念和思想非常佩服。但在当时，曾国藩是“敏感人物”，钟叔河据理力争：“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，一定要看曾国藩的著作，不能对任何人作出全盘肯定或否定的评价。”事实证明，钟叔河是有远见的，《曾国藩全集》出版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

1986年，钟叔河又编辑出版了

